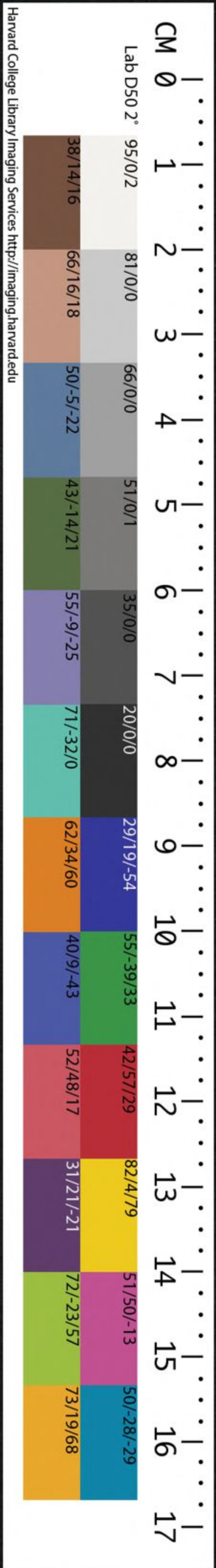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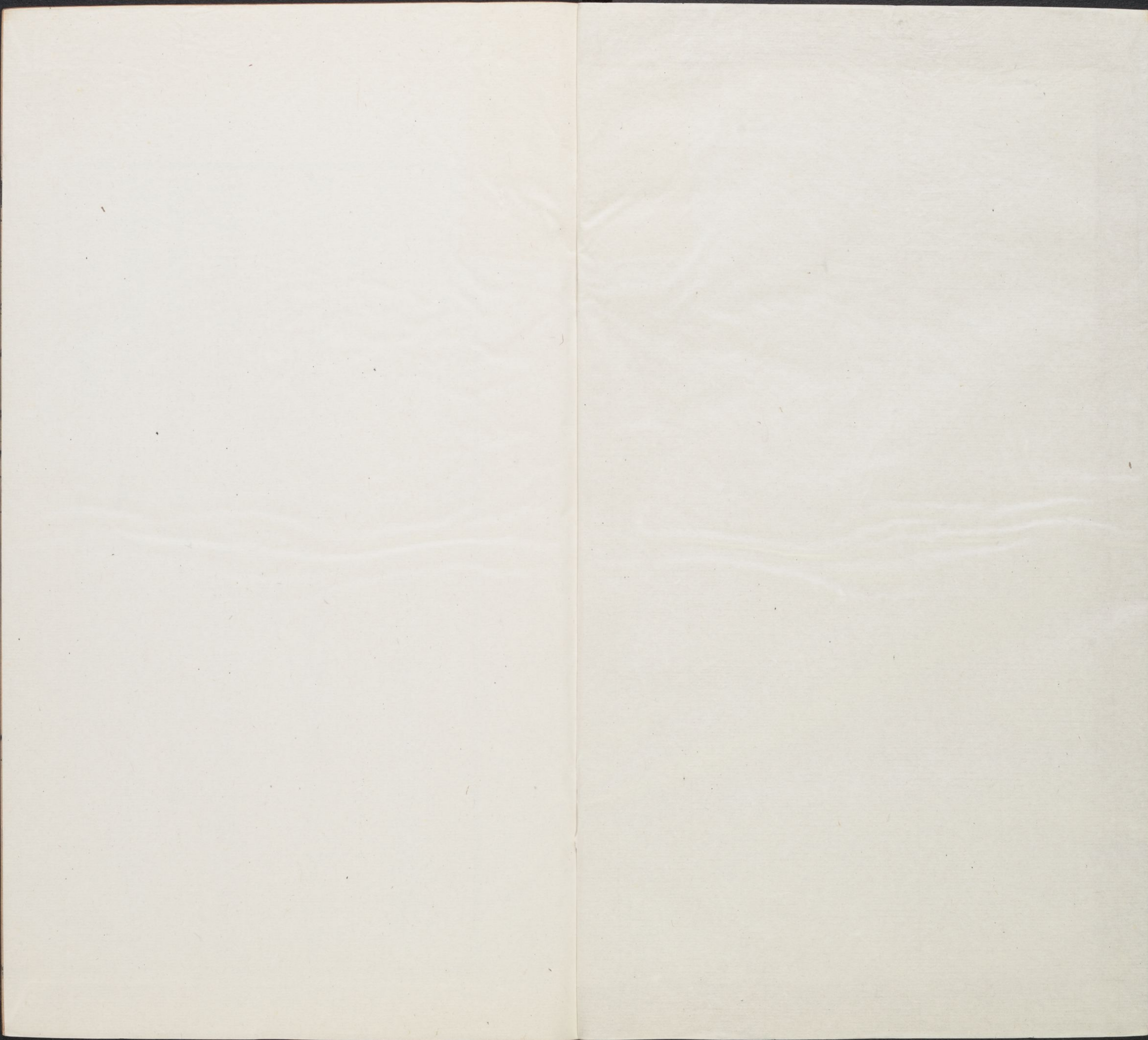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17)





世說新語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小雅

嘒嘒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載之
我有好我我周行

嘒嘒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載之
我有好我我周行

嘒嘒鹿鳴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載之
我有好我我周行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
君子是則是傲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傳燕賢也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四

凡說詩宜先討求大旨不徒泥其章句如此篇大
旨在求教示之益專重人之好我二句然此二句
不即指嘉賓說詩人意本謂我有嘉賓須具堂上
下之樂筐篚之將此何以故蓋人求教示之益必
先得此入之心人之如我方示我以周行耳次因
說我有嘉賓德音孔昭云云正謂此嘉賓有可以
教示我必用旨酒而以燕以教可也次又說今我
幸有嘉賓而必備琴必之樂致和樂之湛正將以
此燕樂嘉賓之心庶乎嘉賓之不棄而示我以周
行耳如此看語意始相承而血脉亦流貫若謂首

章是示我以大道次謂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
示我者深又次謂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
外而已則初之示我周行者專在言語耶旨酒式
燕以教者止是養其體娛其外耶且章首原說人
之好我不說賓之好我意甚明白敢正高明
真西山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馬而樂君臣賓主
之相樂亦猶是也愚謂是則然矣然所以必取諸
鹿者鹿優游於山野間初無求于人世賢者之養
重亦猶是也自非上之人盡燕享之誠款洽之意
彼曷以輕顧哉所以具酒殺將筐篚備琴瑟之樂

而殷勤以致厚然後可祈其教示之益

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吹笙即承上說無
二意

承筐是將是幣帛陳于筐篚以將敬也

人之好我二句泛說見周行之不輕示所以求之
者必致其勤款而後可祈嘉賓之樂與也好字重
看即心乎愛矣之謂示不專言語間周行說得寬
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道理皆是也

德音孔昭是本其平日之充養顯播于天下者言
視民不怵視字與示字別凡充養完粹的人其視

衆寡小大自然敬畏而不肆所以說視民不怵不
是說示民使不偷薄

一說德音孔昭是嘉賓之言詞不苟視民不怵是
嘉賓之瞻視不輕所以君子是則是傲而燕饗之
不可已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照上說必求其人之好
我也

三章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云云又照前看見得幸
有嘉賓若此必如是其致敬然後可致其和樂之
情可燕樂嘉賓之心

說到燕樂嘉賓之心乃見我之真好通于人人之
真好通于我方肯示我以周行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詩序勞使臣之來也詩傳勞使臣之勤也勤字較
勝來字

首章之傷悲懷歸而傷悲也次章之不遑啓處懷

歸而不遑也三章不遑將父四章不遑將母正道
其所懷歸者見傷悲啓處之不寧也末章將母來
諗蓋望人將此懷歸之情以告君耳其語極次第
而其意極悲酸

懷歸者懷父母而思歸也故不遑將父二章無豈
不懷歸句

雖小鳥也尚飛集于苞栩人獨何心而違其父母
乎說到此其情悲且切何如

凡王者用人之力必先體人之情豈不懷歸將母
來諗其體人情可謂曲且至矣爲使臣者能無每

懷靡及以仰答之乎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凡使臣之行宣上德而達下情自非咨訪其土俗
民情之宜則其馳驅也何益哉所以不但諏之又
謀之度之而復詢之且必咨之周而後已是其所
爲每懷靡及者故爲使臣者不可不盡諏謀度詢

之周而其所以周爰咨之者不可不存每懷靡及
之念

不曰使臣而曰征夫者見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
也

諏謀度詢雖一事然既分四字則微有別所謂諏
者訪問其民情土俗何如也謀則就是而擬議其
所爲興革度則因是而酌量其所可通行詢則又
加審焉纖悉毫微必求其當而後已也如是而咨
訪之周則窮簷蔀屋之情悉達于廟堂之上而九
重之德意可下沛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宣德

達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

按書曰詢謀僉同又曰弗詢之謀勿庸凡謀必先之諏必加之度必至於詢而後定也然四字上通着一咨字咨訪問也古今稱大知而首好問好察其有深意哉

爰於也就於其地集其耆老遺逸而咨訪之且考求其典故併今之所當因革宜何如者

四牡皇華皆出一懷字統見當時之君其心常通于人心故知其所懷不出于君親之外也

四牡是勞使臣之詩故曰豈不懷歸以曲體其情

皇華是遣使臣之詩故曰每懷靡及以深作其勸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春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未歎

兄弟閔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儉爾籩豆飲酒之飮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起與于常棣者常棣根株相連比而花萼更相輝
映也賤曰承華者曰鄂鄂以承華華以覆鄂鄂華
相承覆而韡韡猶兄弟相承覆而怡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一章之大旨

死喪之威不必作畏字解威正與懷對威非人所
懷而兄弟孔懷此天性至情也觀諸原隰哀而兄
弟求便見得

原隰哀矣二句詩緝解方困窮流離羣聚於原野
之時維兄弟相求而相依亦好

以春令在原與兄弟急難見兄弟偶有急難必若

春令之飛之鳴之行之搖之不敢自寧也此是例
提文法

程子曰春令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
是也體得好今言人兄弟如左右手之相救即此
喻

以闕牆之變形出禦務之必然見兄弟之友愛自
當如此

務字不必改作侮字凡外事之當抵禦者皆是也
若改作侮則止一事矣

兩讀每有良朋見友朋之義雖切至然未有如兄

弟者

况也况字傳作茲字解丞也丞字緝作衆字解註
俱云發語辭似不必過求矣然愚謂古人下一字
必有一字之義若云發語辭何不均用况字丞字
耶若况訓茲丞訓衆似亦未確竊謂况者交好之
情況也丞者憤氣之鬱積也良朋當急難之時豈
無一種不安之情況然是况也莫能用情也付之
求歎而已良朋當外禦之時豈無一種不忿之丞
鬱然是丞也匪不反兵之譬也其可以興戎乎哉
如此體看庶得况丞二字之義而二也字亦有着

落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喪亂既平一節轉摺甚妙

友朋所裨于生人不小矣此所云蓋謂較兄弟稍
有差別耳知兄弟之親又知朋友之義是善讀詩
者

薄俗酒食相徵逐知有良朋而忘兄弟更有私妻
子而薄同氣隔藩籬若分胡越者故著儼爾籩豆
二章見兄弟不可不具不可不翕也

儼爾籩豆以下正見安寧之時兄弟之友愛自有
不容已者必如是而後可以宜室家樂妻孥不特

死喪之時爲宜然也

既且既翕二既字宜體有一不具而心能安乎有一不翕而心能安乎

是字然字卽照上文說蓋兄弟具而樂且孺兄弟翕而樂且湛若此其宜室家樂妻孥此是一段真情實理凡今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人惟不反求而實從事焉所以不知其然耳詩人云云端是教人反求諸心而實知此理也

此詩意義極明析每章下註亦明透可誦唯章句下註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四章則又以情

義之甚薄者猶有所不能已云云較未得詩人之意詩人本意若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矣卽如死喪之威人所畏遠而兄弟則孔懷焉觀諸原隰之哀兄弟之求至性真情自有不容解者故一有急難則如春令之在原者然雖有良朋不過求歎焉耳而有是乎兄弟閱于牆少有言語之傷而外務則共抵禦之雖有良朋烝也無戎而又有是乎此語逋逋相承總發一段至親之真情實意以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非謂急難淺於死喪而外禦其務又情義之甚薄者也敢問高明

周道所重親親也故周書曰時庸展親此詩人反覆言之著爲燕饗之歌令聽之者油然生友愛之心也嗟乎先王之篤厚同氣至矣培植國本深矣彼煑豆燃箕而喋血禁門者獨非人類哉何無人心至此也

凡有兄弟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側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粢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詩序燕朋友故舊也

此詩何皆以伐木興入山伐木必多人故着丁丁許許于阪見亦以夥類同行有朋友相須之義也相彼鳥兮四句不是以鳥形人之不如鳥一物也猶然同聲以相求人靈于鳥萬萬者舍卑下以進

高明舍友生何賴焉人而知求則中心悅懌其相應和何如中心聽從其忘爾我何如其和其平真有通極於神明者所以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耳倘聲不相應而相求人情尚垂戾而傾歆神誰聽之而安望其終和且平哉此語句交接處宜細加體會可自得之

求友生何與于神曰人神一理也求友生以洽人心即洽于神之心矣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
明篇論僚友亦說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神則何聽哉

和且平是錫之以和平之福也上着一終字宜玩味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總是反已而必求恩禮之懇至也

諸父諸舅兄弟皆友也何以陳設若斯之殊曰兄弟其親者也醢酒有衍籩豆有踐足以燕矣諸父其尊者不有肥腍可輕召致乎若諸舅則異姓之尊者非洒掃陳饋八簋肥牡其曷以饗諸中庸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正此意

友也者友其德也無擇於尊卑同姓而諸父異姓

而諸舅同行而兄弟皆相須夾輔以有成者故歷
歷言之

諸父諸舅皆尊者故但言速而不敢必其來兄弟
同儕故必召之使來而無遠

失德者不相能而爲仇也

有酒湑我無酒醕我言不計有無而必其相會也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言爲我飲湑而鼓且舞也故
下繫承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蓋不使其終相遠
也

迨其暇者政事之暇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聲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以莫不增

吉 罔爲詭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
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
徧爲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有定未定天保而曰定定而曰孔固則其定也
不可移矣此謂天之既定者也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以福必本之以德
言天安定爾位亦甚堅固矣然非單厚不足以凝
福而非福之除亦無以見其爲單厚也非多益不
足以言庶而非莫不庶亦無以見其爲多益也今
天俾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可消除俾爾多行利
益則民物莫不蕃庶此足以徵天保定爾亦孔之

固矣蓋天之定不在福與庶在俾爾單厚之足以
凝福俾爾多益之足以致庶者爲可見也

二三章首止稱天保定爾無亦孔之固句承上文
不必再也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詞雖與上章類而意較更深
蓋此二語是本其平日所爲之盡善而盡無不善
者言之所以受天百祿又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上
章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本
諸此下章之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亦本諸此四五六章正道其本

此以孝享故神貽之多福民徧爲爾德如月恒日
升如南山之壽松柏之茂受福若此其穰穰也此
之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是二語實一詩之綱領
也

卷阿篇連下俾爾彌爾性者三此篇一曰俾爾單
厚二曰俾爾多益三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其命
意略同

戩穀是盡善罄無不宜是盡無不善易曰視履考
祥其旋元吉正如此然此皆天所栽培也故上加
俾爾二字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正如此

罄無不宜承上戩穀說盡善的白曰盡無不善盡無
不善乃爲盡善其意相承必重言之始較完足耳
受天百祿緊承俾爾戩穀罄無不宜說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又言天之申命有加而未艾也觀受字
降字自見得

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本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來益曰如山高矣又復如山春之岡曰
如阜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此以見其莫不興川
本源深流長矣而曰方至則又盛長之初此以見
其莫不增也此正見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處

吉蠲爲饌四句是竭誠意以共祭祀君曰卜爾二句是傳神意以敬主人

禴祠烝嘗正其所爲孝享者

周祭先公先王故曰于公先王

卜爾卜字不宜作期字解蓋凡人所疑受皆自其平日所爲者卜之神意謂主人如此孝享必其平日所爲無不單厚多益而戩穀無不宜矣即此卜之而萬壽無疆固其所必然者故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弔字不宜訓至字弔垂念也神垂念則詒之禮不

垂念則詒之禍矣節南山不弔昊天即此弔字

神之弔矣二句緊接上章說民之質矣四句又緊承此二句說蓋神之福人無可見而民之質而無僞徧爲爾德乃其福之所可徵者要識得

質本質也本等也出作入息耕食鑿飲是民之本等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四句不平歸重下二句

非日用飲食之民不能徧爲爾德故從民之質矣說起以民俗民德對言者非

爾德者何戩穀是也君戩穀而無不宜民歸德而

無不宜是謂徧爲爾德

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以行與事示之如之何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民治是天意也然百神之享非民治何以徵焉詩表吉蠲孝享神貽之福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行與事之所示者昭然而天心見矣詩與孟子之言相發明蓋如此

洪範陳斂時五福說到用敷錫厥庶民棫樸詠文王之德亦說到壽考遐不作人大抵德福相因必以民化爲極

前旣言其福興矣增矣此又欲其永久故以日月之恒升言然日月猶有虧昃也故又言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可謂堅固矣然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已也又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覆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無不賴之是之謂福之極此以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意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
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遣戍役也詩傳勞師也傳較勝于序

通篇皆託將士自道之辭然勞苦悲傷上能歷歷

爲彼詳道之結語云莫知我哀乃所謂深知其哀
者也

薇曰作止曰柔止曰剛止及于常之華蓋歷舉時
之變也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將士自計來年代戍之時
以自定其心凡行役不無飢渴之苦故行時曰載
飢載渴旋時曰載渴載飢

我戍未定言身尚未至戍所也

在途曰憂心烈烈在戍曰憂心孔疚一字不輕下
我行不來言我行未能即還也與後今我來思來

字相照應似不應作致死解

一月三捷是將士自期之辭

君子所依二句要識輕重蓋君子之依依此戎車

以制勝也小人其可不効力乎故特下一駢字駢

足壯也是行則先自動言必隨君子行以取勝也

四牡騤騤是整肅以為行者故下小人所駢句四

牡翼翼是裝嚴以為守者故下豈不日戒句

曰靡室靡家曰不遑啓居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曰不遑啓處曰豈敢定居曰豈不日戒此可以識

戍役者忠君之情急上之義

首章是將行時故於今歲采薇時出戍即念及來

歲莫冬光景因以義自割其室家之情曰玁狁之

故以義自忘其啓居之勞曰玁狁之故次章是在

途時而不勝悲之烈烈且無奈飢渴之勞欲通一

訊候焉不可得也故以義自斷曰我戍未定靡使

歸聘三章則已至戍所時在陽月矣然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一有旋心非夫也故復以義自斷曰憂

心孔疚我行不來若謂即憂室家之甚不可負公

家之役也云爾四五章是在戍次年事故以常華

興軍容之盛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必期其戰功

之成又由戎車及兵事之飭曰豈不日戒獫狁孔
棘深嚴其禦備之守此正戍役之以義自奮處末
章是極道歸時勞苦之情此皆公義所不容已者
大註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是一詩之
大旨

據註是從遣戍之時直說到言旋之日而終之曰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蓋謂此一段悲傷勞苦我皆
知之而皆能爲爾道之爾行可無復顧慮也必如
是而後可以激戍役勤王之心是則然矣然愚謂
此不必爾也自采薇遣戍以至于雨雪來思是實

實原有此事上之人能體之備載諸詩凡後來遣
戍者則歌此以遣之耳若通篇皆作豫道之辭則
薇之自作而柔而剛以及于常之華直及于雨雪
之霏霏似爲夢語豈其然乎敢妄論以質之高明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
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旒旒斯
胡不旒旒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祈祈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勞還率之詩大抵道其承命之時急難勤王而
不忘憂畏之心故其成功也易耳觀首章云王事
多難維其棘矣次章云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則其
情可見矣其往城朔方而玁狁于襄皆此急難憂

瘁之心之所致也故四章又表其往來之不遑者
曰維畏此簡書五章又推其室家之憂念者曰維
薄伐西戎則知其素所畜積者見諒於內外此一
舉成功而玁狁于夷耳

當時文王得專征伐以王命命南仲伐玁狁併及
西戎故稱自天子所稱王事稱王命稱天子命我
此詩總是上之人體將率往來之辭及其室家相
念之辭故凡稱我者皆南仲自我也我心則降則
室家自我耳若王命南仲似出命之辭天子命我
似承命之辭而赫赫南仲又再三爲褒稱之辭錯

雜以成文者蓋勞還率總是褒大其功故不覺其辭之錯雜也

出車由郊而牧而此詩倒言者南仲身先士卒獨駕而至於牧餘車猶在郊也觀召彼僕夫謂之載矣自見得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見我承君命以往行不可緩也

臣子所任皆王事也而獫狁西戎相訐而內侵此乾坤何等時耶而可自怠緩爲乎故曰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設建旗幟軍容也故曰旒曰旄曰旗旒曰旂旒錯舉言之不必牽泥朱雀玄武青龍等以合曲禮車攻篇亦有建旒設旒句

將率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之情況亦恐懼而憔悴故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率如是而事復何憂哉故愚謂此二句是當日成功之本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當時命將之本意蓋先王所重者生靈也城守而驅狄使不敢內侵則吾事畢矣固不必攻戰以取勝也其不免薄伐云者亦不得已爲之耳

上章止言出車勤王耳未明言其何所命也此章方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見上所云出車建幟以急難者蓋承此命耳故南仲始出令軍中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以振厲士卒之氣士卒皆用命而獫狁于襄焉其出也有名其作也有勇而其往也無敵此之謂王者之師此之謂王者之將

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皆本天子命我一語來

于襄者埽除之謂也獫狁惕威而遠遁是謂之于襄

昔我往矣四句剔出王事多難二句王事多難二句剔出豈不懷歸二句蓋南仲心維簡書之畏此往來不憚勞苦以勤王也此章是專表南仲心事嚶嚶草蟲六句此通是室家語見室家之思南仲也甚切只爲其薄伐西戎有未暇歸耳此章承上章又剔發南仲平日心事取信于室家故室家雖念之而且知勤王之爲義也

天子命往城朔方耳此何以云薄伐西戎曰天子之命有專制有權宜朔方西戎皆中國患也當時專制在朔方而偶見西戎之竊發提師以薄伐焉

亦聞以外將軍制之權宜之事也且當時天子或更有命南仲或專有請皆不可知

春日遲遲百卉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祈祈執訊獲醜薄言旋歸寫一段旋師光景分明畫出個太平氣象來而終之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蓋歸此大功于其帥而不自居此謂勞還率之詩也

執訊獲醜不必是西戎或玁狁亦有之觀玁狁于夷句便見得

于襄者埽除而無敵也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

將兵者必常懷憂畏之心然後可奏勤王之績將

將者必知其將之常懷憂畏也然後可期其敵愾之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云土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凡戍役兩暮而還初年春莫行次年夏代者至留
備秋十一月而歸又次年春莫還家此常期也詩
人逆其室家之情而代之言自次年罷役防秋時
至又次年春莫時想料其思念之意描寫其企望
之懷宛然如出於深閨思婦之底裏此之謂曲盡
人情者王者以人道使人又以人情曲體久役之
人如之何其不感動天下而使民之自忘其勞
首二章上四句是詩人代室家之詞下三句則推
其詞之所謂也

思婦數日而過故曰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正備秋之後可以言歸之日也故云女
心傷止言非復向之不遑啓居時也

女心悲止甚于傷矣征夫歸止異于遑矣

陟山采杞見歸期之已過而意料在行者之必然
也故曰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遑

匪載章見過期而不來故又重恤焉而謀之卜筮
也此皆人情之所必到處

征夫遑止計其時之可遑也征夫歸止度其時之
可歸也征夫不遑料其旬日之當還也征夫邇止
决其旦暮之必至也

詩緝云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

魚麗于罟鱉鯉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罟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罟鰕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詩序美萬物衆多能備禮也不若詩傳燕太臣也

賦魚麗得之

魚麗于罟鱉鯉言所得之魚品旨且多也故興君子有酒云

君子有酒設酒肴以樂賓也不專言酒也

旨言其酒肴之腴美多言其當筵之備具有言其藏畜之餘盈總之則所謂備物也禮意在後三段見

後三章蘇氏云云亦是以愚論嘉與旨何別偕與多何別且上云有酒此何以換一物字耶換一物字便見酒只是個物也所以將是物者情也詩人

之意蓋曰物其多矣而非徒物也維其禮意極其
嘉美也物其旨矣而非徒旨也維其禮意與之偕
到也物其有矣而非徒有也維其禮意時存而不
忘也前註所謂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正于此
三段見得不然卽有酒之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
亦物耳何禮意之足云

嘉嘉樂也偕偕到也此本禮意來易解唯時字似
未易體然嘗觀蘇子赤壁賦云我有斗酒藏之久
矣以待不時之需是時之說也使燕饗禮意有一
時之或忘則酒肴或幾忘設矣能隨取而隨有哉

此詩前後各三章相照應相申發又一格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此燕饗通用樂章故不獨頌嘉賓而主人樂賓之
嘉意亦具見焉序云樂與賢也是

讀其詞似以有魚興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興嘉
賓也觀下章甘瓠翩翩自見得若前三章連下二
有字末章連下二思字又作文之妙法也

次章衍字不應亦訓樂字此詩一意四疊只於樂
衍綏又四字上稍見分別耳若衍亦訓作樂與前
何以別乎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衍衍象曰飲食衍
衍不素飽也此當以相宜自適意看
三章樛木其匏與主宿極當綏字照纍字極佳
翩翩者騅二句謂嘉賓之惠然肯來也故承謂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又思應來思極緊見好賢
之心之終無已也

其瓠纍於樛木猶本屈已下賢來若騅之翩翩來
思則賢者自聞風而至矣自非主人樂賓之深且

甚何以得此

總四章論樂歡會也藉此燕以相歡會也衍宜適
也藉此燕以相宜適也綏字照纍字見燕之綢繆
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也又字照來字見燕
之重複所謂這我暇矣飲此潛矣者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北山有臺有萊等物見崇高峻大處必草木生長其上足爲世之資用况樂只君子杻石楨幹爲邦家之基闡繹宣揚爲邦家之光愛養生息爲民之父母則得壽得名固其所必然者故曰邦家之基曰萬壽無期曰邦家之光曰萬壽無疆曰民

之父母曰德音不已下文即其所謂萬壽者申之曰遐不眉壽曰遐不黃耇見其所謂無期無疆者蓋如此也即其所謂德音者申之曰德音是茂又申之曰保艾爾後見其所謂不已者不獨茂於其躬而又能延及其後也總之則重在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上敢問高明

有基然後光基且光然後稱民之父母語有次第遐不眉壽若曰其眉壽豈不遐乎遐不黃耇若曰其黃耇豈不遐乎是詩人倒字文法非遐何音近而通用也如必作何字解天保篇云降爾遐福亦

將曰降爾何福乎白駒篇云而有遐心亦將曰而
有何心乎此不通之論也敢一辯之

朱註謂燕饗通用之樂章君子指賓客詩緝照序
云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君子指成王亦
是蓋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
音是茂保艾爾後等語似下頌上之辭恐非燕饗
之樂也詩傳謂大臣報主也是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
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脩革沖沖和鸞雝雝
萬福攸同

蕭維長大而可承天之澤君子維有令德而可承
天子之澤此一詩取興大主意

興詞若在我心寫兮止然必到燕笑語而有譽處
乃爲天子零露之漙也燕笑語兮二句緊承我心
寫兮一句說

曷爲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凡諸侯朝於天子名分
森嚴莫敢踰越即大飲賓之饗若與殿陛之肅肅
者稍殊然隆其禮以致敬猶未伸其款洽之情維
是既饗而燕若後篇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之時上
意下情兩相宣達天子若降色笑言語以逮下而
諸侯凡有令德如下文所云者悉承其譽命而可
爲自處之地是之謂有譽處而天子殷勤接下之
意庶幾其少慰也故曰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而下章又反覆申言之也記曰饗以訓
恭儉燕以示慈惠蓋正謂此觀首章一燕字及三

章孔燕字便見得凡人務德不務譽然非譽命之
上逮有未可自安者此譽處二字之相因也易曰
終以譽命上逮也正此意

首章只說得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而未竟其
所謂笑語者何如也譽處者何如也爲龍爲光其
德不爽壽考不忘孔燕豈弟令德壽豈儻革冲冲
和鸞雛雛萬福攸同是所謂燕笑語而可以譽處
也要識得

爲龍龍字不宜作寵字解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爲
變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必稱其職而無忝是之

謂爲龍

爲龍爲光緊承既見君子來蓋見其所爲龍者真能膏澤下民見其所爲光者真能照臨下國故承說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壽考不忘卽是永享之意凡爲人牧者緊要在豈弟二字而豈弟之實必始于家庭是謂令德而可以永享其樂者故說孔燕豈弟卽緊承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疑忌兄弟最是大薄惡事必克恭以宜其兄大念鞠子哀以宜其弟始稱令德而壽豈

凡宜兄宜弟的必宜民宜人所謂爲龍爲光者根

本在是

令德申上其德不爽句壽豈申上壽考不忘句

絳革冲冲和鸞雝雝非令德而有是乎故緊承說萬福攸同

凡譽譽其德也故首章曰有譽處其次章卽出其德不爽句三章出令德壽豈句末章又驗其所謂令德者終之曰萬福攸同其語極次第而流貫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詩序傳皆謂天子燕諸侯也

露必待陽而晞飲必至醉而歸期其饗也露必濡于豐草飲必設于宗考隆其禮也杞棘承湛湛之露桐椅生離離之實君子承燕而不喪其令德不失其令儀此天子所樂予而錫之燕饗之隆禮也詩叙燕飲于前而推本于君子之德儀旨深哉不醉無歸即醉酒飽德之意

在宗載考示親厚以成其禮也

左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周書曰德將無醉曷

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乎曰此燕也燕示慈惠必致殷勤于獻享之外而又不可因是以廢政事之勤既朝且夕而復燕之于宗寢庶幾燕咲燕語而可盡其款款之情此庶子司宮甸人闈人各執燭以共事載之儀禮為可考者而非若後世所為長夜之飲也且其辭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則又以禮相終始而不繼以淫矣與書傳之所謂固自不相悖也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正夜飲之一証

莫不令德令儀者就一人之身而莫非令德之存

今儀之著也非衆諸侯之說

顯允曰令德豈弟曰令儀亦自不可移易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
一朝醜之

詩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是

此詩一意而三疊總是大饗而錫之以弓矢也必

從受言藏之云者見此弓之珍藏非一日專以待
有功之人故一遇康侯即本中心之貺大飲以錫
予之耳下二章不過換易得數字無二意

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
之言其速也註極妥然要識詩意一直下

貺曰中心饗曰一朝總見王者亟嘉有功之意
凡錫弓矢必以饗行之禮也

載是載其所藏者抗之使正不邪橐是橐其所載
者韜之使好無壞

非喜不足以言貺非好不足以言喜總之則皆根

於中心之誠也

饗是燕飲之總名右則勸飲而尊其位醜則復勸而報其勞總之行於一朝而錫之以弓矢事也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正此意彼因獻請出之因而賜專征伐者可謂中心之貺乎可謂一朝之饗乎吁此忠良之所爲悚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序樂育材也註云亦燕飲賓客之詩亦以材賢歸之賓客耶不若詩傳燕賢也爲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君子之德有可動人處故一見之而樂且有儀自不容已也

樂固是喜樂然下文却有我心則喜句此應只以歡會言

錫我百朋句重看賢材之親就益我身心裨我治道原不小小真百朋之錫也故樂且有儀我心則喜下出此一句下章乃言我心則休

樂且有儀懽會而更有儀文也儀文似外貌故二

重言詩經卷之四
章又言我心則喜然所喜何爲君子之德真有足
重于天下者一見之恍若百朋之錫也故三章云
錫我百朋若是則我欲見君子之心可自慰矣故
四章云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見昔憂今喜之不自勝也後二章註極明

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玁狁
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
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序傳皆云宣王北伐也

此詩章法極整首章是總叙盛夏出師之由次章
則申其所爲車服就道者以見行師之有度三章

則申其所爲嚴翼共武者以見制勝之有本四章
則申其所云孔熾者蓋若斯之急故選鋒銳進之
奮揚五章則申其所爲薄伐者不事于窮追故文
武並用之可法末章則道其歸至燕喜有賢者與
事以見一時中興功烈之可稱蓋此詩不獨美吉
甫實以美宣王也

蠻夷猾夏是卒然事故不得已六月而興師

凡戎車必駕四馬故云戎車既飭四牡駉駉

常服卽韎韋素裳白舄將帥所服以爲常者以其
爲我之常服故次章云既成我服以其常服以共

武故三章云共武之服非於此則以服字解而於
彼又以事字解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是一詩大主意

此詩意在美吉甫而若爲吉甫自謂之詞凡稱我
者皆吉甫自我也其稱吉甫云者則詩人稱之之
詞耳

註可以見馬之有餘可以見教之有素又見其應
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此數語體貼俱
佳但據本文論蓋只就上文戎車既飭四牡駉駉
載是常服三語申言之見當時之所駕馭者皆素

所訓習之馬故六月即成我服師行之不失其常
耳似不必一一支離也敢問高明

有說我服是軍士之服非也服必先於將帥將帥
服軍士不必言矣觀我之一字自見得

曰王于何以又云天子王于者天子之命也承天
子之命以出征故云佐天子

兩觀王于出征語便見宣王赫然中興處

前云戎車既飭四牡駉駉矣又云比物四驪閑之
維則矣此何以復云四牡脩廣其大有顯意者上
所云是統言戎車之飭軍士之所乘也 所云特

出于戎馬之中是路車之飭將帥之所乘也觀即

承薄伐獫狁以奏膚公句便見得敢問高明

嚴是持法無縱翼是秉心不渝兵家之要道也吉

甫之善將全在此有嚴有翼四字上

服是服事是事共照前服字看事自在內不必別
以事字訓

膚訓大公訓功似矣以愚論之膚即尺寸之膚膚

字公即天下公共之公字也蓋王者視天下爲一

身凡內而腹心外而疥癬之疾孰非切于已之肌

膚當與天下共討乎者乎以其切于肌膚而爲天

下之所公討則稱戎事之爲膚公也亦宜而何必
訓膚之爲大公之爲功敢問高明

匡王國是正其不正定王國是去其不正者而莫
不安寧也

以匡王國以佐天子以定王國是章法中之血脉
語

上言獫狁孔熾而未言所以熾故四章詳言之以
見六月興師之不獲已也

茹收歛也不安分而自逞曰匪茹不必作度寧解
整居是盤據于內者侵是游掠于外者整居焦穫

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竊據而且深入矣

凡旗幟皆組織文章而畫以鳥隼是謂織文鳥章
不必改織字作幟字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選精銳以爲先鋒者兵法
謂先人奪人者正謂此

觀織文鳥章四句何等堂堂正正何等先人奪人
所謂直而壯律而臧誠然哉

戎車旣安節承上元戎十乘來見其車非不適調
而安穩也其馬非不壯健而閑習也即犁其庭殲
其類而滅之亦無不能者乃其薄伐也僅至于大

原而止蓋曰此皆天之所生者皆天子之所欲生者其犯而入境也不得不奮其威其驅而遠遁也不必盡滅其類德與威並著而操與縱維宜所謂文武之將莫踰于斯人者非萬邦之所爲程憲誓哉故詩人特頌之

獫狁之侵直至于涇陽吉甫之伐但至于大原此方是王者之師

燕喜卽飲至之燕也旋師而飲至其喜慶何如此便是既多受祉處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是道其所爲設燕之意飲御

諸友但鱉膾鯉見其與燕之多人設燕之特盛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稱與燕者有此人焉足爲斯燕之光重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故張仲稱侯不應作維字解不獨曰張仲而稱曰孝友孝友之人必能忠于君和于友而共成國家之事茲可以徵當時將相之調和矣吉甫之成功豈直以已之嚴翼而已哉有文武之吉甫有孝友之張仲蓋兩相輝映者此詩落句賢張仲所以賢吉甫之善將賢吉甫所以賢宣王之得人內順外威成中興之偉烈豈偶

然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簞第魚服鉤膺絳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瑒葱珩

說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鉏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爲雙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詩序傳皆云宣王南征也

采芑是賦其事以起興與他詩不同疏義云新田
在彼菑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以
爲起興之意如此愚竊以爲未然新田菑畝民所
治也况下章中鄉爲民居其田爲尤治者乎意蠻
荆背叛民心共欲伐之即軍行隨地而采芑民無
怨其蹂踐者且又見師行之以律采芑之外之無

重言詩經卷之四
他犯也敢問高明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一直下見士既衆而且練也
洫是臨其事率是帥之以攸往也故先臨而後率
騏馬之良也又翼翼順序焉所謂既佶且閑者
路車即戎路將帥之所乘駕有四騏故言有簞莝
魚服之車飾有鈎膺條革之馬飾

魚服是弓韃矢服亦飾于車上故從簞莝爲句

膺有樊纓之飾不可瑣舉故總鈎膺條革爲句

次章其車三千內含有師干之試意又益旌旄央
央句見士既衆且練而建設幟旆又精彩之足以

讐人也

簞莝魚服鈎膺條革車馬之飾固盛矣然此猶戎
車之所宜有也約軹錯衡八鸞瑤瑤曷爲飾之戎
馬之間乎朱芾斯皇有瑒慈珩曷爲服之躬擐之
地乎曰凡軍之容所以示國之威重也車馬不飭
齊旗旒不鮮采固無以見威靈之振發然非彰大
君之錫命而示之以閑暇則猶未可以奪其氣者
維鳴和鸞于戎馬而昭命服于軍行使聞見者知
天子負托之重而又知將軍應敵之暇庶可以不
戰而屈人之兵耳况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固克練

于平時而陳師鞠旅伐鼓淵淵又克慎于應敵之際乎吁此方叔之成功不獨在戰鬪間而詩人必先美其軍容之威重也若後世趙充國之征先零庶幾近之

駢彼飛隼興軍行之威猛而其飛亦集興進退之有節故下文云云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而下舊分將戰戰時戰罷三段看愚謂未然蓋方叔之所率者訓練之士也其令于軍中者最齊一而嚴明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有一毫之不苟者故就其嚴明齊一者復稱美之

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蓋謂其自始至終皆進退之有度耳非謂將戰戰時戰罷若註之所分也

軍中所重威明誠信故再稱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則衆之進亦淵淵矣振旅闐闐則衆之退亦闐闐矣一字不苟下

前三章止說軍之容軍之律耳而未及蠻荆之罪蠢爾蠻荆大邦爲仇正指蠻荆之罪之可伐處

元老大人之稱師稱丈人吉无咎克壯其猷非元老其孰能之註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雖字甚不

安

示威重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猷然止于執訊獲醜而巳斯老成之將也

執訊獲醜亦由戰而執之獲之故承戎車嘽嘽三句但方叔嘗與北伐威名素著有不戰而屈其兵者故云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知其戰又知其不盡由于戰斯善識詩人之旨

此詩頌方叔實頌宣王宣王之中興全於六月采芑二詩見之

此詩每三句爲一韻末早首六句二句爲韻而下

又三句爲韻是詩之一體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靡靡駕言徂東

出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中興之君也何以先武事而詩人頌之曰周

之衰也以恩弛非以威裂也使嗣之者不震疊其
神氣何以中興哉况五年巡狩周先王自有成法
宣王不過一申飭之耳

巡時必有狩故古稱巡狩此詩之行狩蓋稱復古
云

狩必先車馬故首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馬龐
龐繫承我馬既同說

駕言云者凡君出必先命有司所之使所從之衆
所之之地皆得以有備也

出車既好承車攻說四牡孔阜承馬同龐龐說

東有甫草不是將往狩于甫田凡車馬之行必從
水草之地此所云從此東道以行狩也

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
也

駕言行狩則有司知所從事矣故承說之于于苗
選徒囂囂云云蓋從此選徒衆建旂旄行將搏獸
于敖云爾非已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選徒囂囂見衆而且肅建旂旄見序而且整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是諸侯來朝之車飾赤芾金
舄是諸侯來朝之服飾

會同有繹句見當時諸侯莫不畏且懷者故會朝之畢至也

天子時巡諸侯必次第朝會此定禮也周衰此禮廢弛久矣宣王內脩外攘赫然中興其行狩東都諸侯遠近趨蹌聯絡次第而至故知前此之廢弛非諸侯之敢慢也天子自弛之耳今此之整飭非諸侯之惕畏也天子自飭之耳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總是先整其所爲射者射夫是從諸侯來朝之人既同者協同以從于射也

柴何以作皐字解按虞書柴望秩于山川禮天子

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柴者燔柴以祭天也望於山川者望山川以致祭也巡守至方岳亦燔柴祭天專祭此方岳之神時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維射在舉祀以禮神則非徒取禽獸以克庖食也下文大庖不盈正與此相照應再按般之篇云於皇時周登其高山註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則柴望原是巡狩之大禮朱子亦嘗有註矣而何此柴之讀爲皐解爲積禽也

四黃一節方實是狩事

四黃二句說車馬之閑習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則指射御之皆善也

蕭蕭馬鳴節不專就終事說看上章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則車馬旌旂徒衆之盛自始至終各中法度之則矣故美之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見當時之狩止爲柴望之祭而非爲口體之奉也此之謂巡狩事若註所謂三等之說恐未得詩人之意

末章是總其始終而深美之前云之于于苗此云之子于征前云選徒囂囂終云徒御不驚便見其

有聞無聲矣此非有大才德者不能駕馭若此故稱允矣君子而又本其克誠以將事能善其始終若此也故又稱展也大成此一句是重言贊美之詞

吉日維戊旣伯旣禱田車旣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吉日庚午旣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麋麋漆且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豮殪此大兕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

詩序美宣王田也

首章致祭以備田獵之具次章擇地以爲田獵之
所三章悉力以趨田獵之事四章則從事于田獵
以共賓客之禮總見王者不輕于獵而非苟爲口
體之奉也當參前篇若庖不盈肴

此章專爲田獵而作故首祭馬祖以致禱

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
用戊用庚

獵與狩皆賴車牢馬健以爲用故車攻吉日皆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句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言有此車馬之善可用之以
爲獵也未便是獵的事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言此水之旁禽獸最多非侯
甸采邑爲天子閑空之地天子之所宜獵者故云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西漢射獵蹂躪稼穡若相如
所形于䟽草蓋異于此詩之旨矣

瞻彼中原其祈孔有有說祈是中原地名大有禽
獸可獵者非也中原卽漆沮之中原也其祈孔有

重言詩經卷之四
即照上獸之所同麀鹿麇麇說見其地誠多獸而
可獵耳

左右從王者之左右也凡王者蒐狩必親執路鼓
以御衆從王者不幸左右以從事其何以慝天子
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四句方實事于獵而得獸之多以御賓
客二句言獵之所得維共諸此也

天子以賓客御諸侯有燕有饗饗必酌醴不獨云
以御賓客又云且以酌醴見此禽獸之得所以共
燕饗之需所以蒐狩之不可已也

王者巡狩之獵以祭爲重故車攻之詩曰助我舉
柴君庖不盈蒐狩之獵以賓客爲重故吉日之詩
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嘗讀六月采芑車攻吉日之詩見宣王之命將出
師巡狩田獵一時之精神振刷真有赫然其可以
復古者故推中興者其稱首焉迨其後稍懈弛也
不籍千畝而拒虢公之諫料民太原而違山甫之
言伐羗戎而王師敗績此一人之身而若二轍何
爲哉乃知精神不可一日而不奮而靡不有初之
訓萬世之所當拳拳也

重訂詩經疑問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

詩傳懷流民也鴻鴈往來于南北故流民以之起

興

蕭蕭者言其羽之蕭疎也

于野是外境

重看爰及矜人二句于征劬勞其可矜憐何如而况鰥寡之尤可哀乎斯時也苟無勞來還定安集之政民終離散莫歸矣故着此二句以見民之所以更生也

集于中澤是來賓而還也正見民之還歸自活意流離在外室家一空止遺頽垣耳今還將整垣以居故云之于于垣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蓋乍喜還集而相謂以自慰也

離散之餘雖謀安集而生理未復不覺其悲酸也故復着哀鳴嗒嗒句

三劬勞一般看首章之劬勞流移中無可安息之勞苦也次章之劬勞還集時不勝拮据之勞苦也未章之劬勞痛思此二者不禁之勞苦也此所謂痛定思痛者

喜不自勝而鳴曰宜驕即易之鳴豫也維此哲人云云若謂此一段勞苦要維可諒于有識者而非

無識者之可知也其哀鳴特深其寄意特甚將鴻
鴈于飛蕭蕭其羽章描寫來分明是一幅流民圖
將集于中澤章描寫來分明是一幅流民復業圖
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常懷于方寸
厲王用榮夷公專利而又用衛巫以監謗故其民
流離至此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真再生之天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詩傳勤政也禮辨色而視朝數問夜如何其可以

觀蒞政之勤矣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自
是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其以是時乎

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咏蓋想
像君心之不安寢若夜方未半而即懷視朝之思
爾

晰晰解未當初云庭燎之光言庭燎業已發光矣
繼則晰晰其明無有不徹者又繼則天欲曙而燎
光已奪僅有輝輝耳

諸解噦噦似俱未當愚謂將將是車之方來尚未
畢至故將將其有聲耳繼而畢至則噦噦其聲喧

雜矣又繼則鸞聲絕而其旂可觀矣故分列于夜
未央未艾鄉晨者若是其次第耳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詩傳云念亂也

兄弟是同寅于朝者邦人諸友則國中之共事人

也

不蹟是不循古道之人即下文之爲訛爲讒者

載起載行是臥不安枕坐不安席之意心之憂矣
不可弭忘則憂念之深也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四句若謂此飛隼猶循道以
攸往知所懲也民之訛言寧獨無念亂者爲之懲
止乎蓋甚傷止亂之無其人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是深探止亂之本

訛言是亂政之言讒言是毀人之言蓋正人以邪
人爲邪邪人亦以正人爲邪必先用讒言以去正

人然後亂政之訛言爲可肆也故詩人欲先止其
讒言

友敬二字相聯讀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便是友
敬的樣子此所云我友敬矣蓋欲我盡其所謂協
恭和衷者以感動之也朱子見前有邦人諸友字
面却認此我友是我之友則前所云兄弟獨遺之
耶

讒言不與方可止訛言而已亂然其本却在我身
友敬上

詩人意若曰沔彼流水猶朝宗于海駢彼飛隼猶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亦獨何
哉誰無父母何不重念以自全也次章沔彼流水
其流湯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是嗟其不知朝宗
載止也正指其莫肯念亂者故緊接上念字曰我
獨念彼不蹟者坐臥不安載起載行此心之憂不
可弭忘矣我兄弟邦人諸友何獨異而不加念耶
三章再承駢彼飛隼來若曰此飛隼亦有率彼中
陵者是亦知止之當止者何獨於民之訛言莫念
而不共懲之乎懲之無他先自治而已我兄弟邦
人諸友誠知友敬之當持自相輯睦讒言其能興

乎讒言不興而訛言其能亂政乎是所以懲其不
蹟而已亂者誰無父母而莫肯念及乎以意逆志
愚謂此詩之或爾也敢正高明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九臯甚深遠而于野則甚曠濶矣于天則甚高爽
總言其聲聞無所不徹也

淵深而渚淺故于渚止着一在字在淵上又加一

潛字

檀可爲車美材也樂彼之園全是樂有此材然其
下却有擇有穀是又所不必計者

石粗石也且曰他山不知其所自出然可以爲錯
則非無用於世者况可以攻玉則其爲大用又何
如也

通章罕譬而喻又詩之一體

有聲自昭著而不可抑遏者有潛無定在而不可
泥求者有樂取其材而不惟其全者有苟求其益
而不惟其美者大抵通是泛言惟人之所用何如

耳

詩箋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鶴鳴聲聞身隱而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籜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爲錯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也通章自合若朱子所云句自爲釋則此詩乃講道學之詩矣愚不可得其解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詩序刺宣王也詩傳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

較是

周書有所謂虎賁者疑卽爪牙之士所以衛王宮者也衛王宮者而使之久役於外豈先王之制哉呼祈父而切責之將何說之辭

王制諸侯有故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未聞封圻之兵甲久役於其外者

鳥獸以爪牙爲威王者以介冑之士爲威曰爪牙又曰爪士見宿衛之親軍不宜一日離王之左右者

言言然其用之五
此軍法人所共聞而女獨不聞故深罪祈父之不
聰

曰王之瓜牙王之瓜士見職不應役曰有母之尸
獲見法不應役呂東萊註可玩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
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

詩序大夫刺宣王也宣王中興之後任賢稍懈賢
有見幾而去者同朝大夫惜其去而思之故有此
詩

賢者素持清白人白則馬亦白故以皎皎白駒賦
場苗場藿人所共惜願言食之而且欲繫維之蓋
望賢者之我畱也

所謂伊人是想慕其人之辭與秦風蒹葭之所指

意同

賢者可賓而不可臣故云於焉嘉客

留賢者安得公侯以爵人意若謂爾肯惠然其來

公與侯是爾本等事將身享而逸豫之無期耳

在彼空谷無復場苗場藿之望故接生芻一束句

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溫潤如玉言惟其有是德

所以將去而留之切既去而望之深

生芻一束見飼馬之無穀而自甘淡薄有不必言

者此其人之如玉令人想望之不可見且慕戀之

不忍釋也故祝之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冀相聞

無絕焉而不忍忘也語意一串下

賢者未必乘白駒以遠遁彼留賢者意若謂伊人

之乘此白駒以行也倘肯食我之苗藿乎我將繫

維之以冀旦夕之留於焉逍遙嘉客是我之至願

也又見其欲去而不留意在優游以肥遁也復以

賁然來思期之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若謂此猶

可以少止也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若謂此行之

不必決也然終見其必欲去而不我留也則重嗟

此駒之在空谷束生芻而於其人之如玉深戀戀

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若謂猶可相聞無絕

乎尚如挹其逍遙嘉客之清輝也其愛戀也極誠
其挽留也極懇而其爲辭也極委婉而有餘思
詩緝謂賢者肯來訪已賁然若有榮耀焉亦望之
之辭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
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
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故曰慎爾
優游勉爾道思亦看得好

唐風有杖之杜欲致之而不能得秦風之蕪葭欲
親之而不能就此白駒欲留之而不能挽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詩序刺宣王也

不我肯穀者不於我肯加美意也不與我明不與
我明白可生之路也不可與處不可與共處也此
三章主意專在此三句上而語實相承

按此篇註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下篇註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何以
異乎愚謂此篇是將適異國而恐不得其所也下
篇則已適異國而實不見收卹也讀其文自可見
然總之則見當時之政失以致若此之流移又見
當時之俗澆以見若此之偷薄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亦祗以異

詩序刺宣王也

蔽芾其樗而就爾居本爲安居謀言采其蕞而就
爾宿本爲足食謀爾不我畜是不爲我計居食而
善遇我也昏姻之謂何原其意不過以貧賤棄我
耳詩人意忠厚故但以不思舊姻責之

此特字卽栢舟實維我特特字是新姻之特出者
卽下文之所謂異也

富字與異字對成不以富亦祗以異當云誠不以
彼之富厚厭我之貧亦祗以其特異忘我之庸庸

者耳如此解庶異與特非二義富與異相反對也
敢問高明

不思舊姻求我新特從古來人情世態蓋如此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詩序宣王考室也詩傳落新宮也同

凡父母築一室必爲其子孫計深遠乃承其後者
不友于兄弟則親戚叛之未有能保其居者故此
詩前以兄弟式相好爲祝無相猶爲戒

猶从豸从酋狼獸也故采芑之詩云克壯其猶小
旻之詩云謀猶回遘此字可作兩解作好解能幹
之謂也作不好解狼惡之謂也此處應作不好解
註謀也似也俱未當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此
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或者其宗廟乎約之閣
閣節曰風雨攸除烏鼠攸去或者其廡庫乎如跂
斯翼節則其堂也殖殖其庭節則其室也室中爲
寢故承之曰下筦上簟乃安斯寢云云則築室於
是爲備而次第見矣

宗廟之築所以妥祖妣之神靈故首云似續妣祖
緜之篇云俾立室家必先之作廟翼翼此亦一証
也

抑此妣祖疑卽姜嫄也姜嫄爲周人之始此立廟
以祀必先之也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句可見
廟制始祖坐西向東取生生之義其餘三昭向南
三穆向北而廟門則總向南故云西南其戶
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咲語此所云正先築
此宗廟爲致思之地也

三章註上下四旁皆牢固正廡庫之居

芋訓尊大也似無出處愚謂此芋字即今穀食中芋頭之芋也凡芋栽之土中子生甚衆廐畜馬尚生息之蕃庫畜積取栽培之意此芋義之所由取也若曰君子築此以栽植生產云耳敢正高明註將二章爲天子之宮三章爲天子尊大之居似未得立言之旨

如跂章註極明快

覺非高大而直之謂覺明覺也響亮也楹亦非柱也架于柱者也凡室必以楹計有覺其楹意謂室之前後楹皆明亮無蔽云耳

噲噲其正狀正而之爽快噦噦其冥狀冥處之深遠

下筦上簾乃安斯寢承上攸寧之室來蓋室中必有寢也

夢占非實有是事祝願其生男女賢淑可以永承此居故先從夢占立說耳所謂獻吉夢者是也牀加之席地之上可以坐可以寢者地即席地之地耳

凡人小而聲宏者其受福必大故着其泣嗶嗶句褻非褻也孟子有袒褻裸程語記有襲裘褻裘語

此褻亦衣也但止褻而無襲耳載衣之裳是褻而襲者也敢問高明

無非無儀儀字不當作善字解儀容儀也女子貴德不貴儀纒致飾于容儀便是其可非處便是其詒惟于父母處故詩人特着非儀二字若謂有善可稱亦非婦人則詩之致頌思齊思媚嗣徽者非耶

記載張老祝人之新居者曰生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善頌善禱此詩先以兄弟無相猶爲戒後歸到生男子室家君王生女子無父母詒

惟頌祝曷以加焉張老之言意者其本諸此乎居第必傳子孫勿爲子孫計非創業垂統之人也勿思祖父之艱辛至于兄弟相戕而自壞其基業不肖之子孫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特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旣升

重言詩經疑問卷之五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

詩序傳皆言宣王考牧也

此咏牧事之成而因及富庶之貞符見太平之象
迥異于向昔之彫耗也

首章賦羊與牛至于再上是舉羣與特以見其生
息之蕃下則著其和且安以見蕃息之可愛首語
誰謂云云矜詒其新有因拒前言無者以解其嘲
也

或降或飲或寢或詛曲盡牛羊散牧之景狀何筴

何筴或負其餽曲盡牧人共事之景狀

詛訓動未當此字从言从化當是鳴與動俱之意
三百維羣未必誠三百也若俗語所謂二三百耳
九十維特未必誠九十也若俗語所謂八九十耳
三十維物亦未必誠三十也若俗語所謂二三十
耳如此體會庶可得詩人之語意

抑疑物色何以必三十也古者郊社廟祭之牛必
卜而用之卜與十古書法相類或者三十維物爾
牲則已具乎敢問高明

再提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見牛羊馴擾

不假驅策奔逐之勞故牧人有餘力以及于採獵也緊承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見物類之並育無相害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與物之意兩相解耳牛羊皆然而獨舉羊者羊善觸而難擾也

矜矜兢兢訓堅強騫訓虧崩訓羣疾似無謂愚謂矜即矜持之矜兢兢即兢兢業業之兢兢騫即斬將舉旗之騫崩即若崩厥角之崩詩人意謂維羊性剛而善觸未有不假於策驅者維時物性擾馴羣類咸若不待驅逐而其外矜矜然其中兢兢然各覓水草

而不騫相爲羣友而不崩其類之馴和蓋如此此牧人得安意于採獵迨其夕也但麾之以肱而畢來既升也如此看庶前後融通而可得詩人之意牧人職牧耳曷思及於衆與旄哉而况衆維魚旄維旃也乃偶而寐寐而夢及於是者何天地間有開必先而其幾嘗發于無知覺之童穉天其將降豐年乎民其將有室家乎是以若或開之牧人而發爲斯語耳不然即語牧人以此夢牧人亦不能記而况其得之於夢中者能歷歷語以告人乎固知此夢之非偶而詩特詳哉其言之也不然此詩

亦夢耳何經之足云或曰牧人原無是夢而託言以頌禱耳若前篇所云曰熊羆蛇虺誠有是物若衆維魚旒維旒則無是理也無是理而爲是辭可爲善頌善禱乎不得援前夢以爲例衆維魚旒維旒皆是以少致多之象有豐年然後有民人之庶故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有室家生息之多然後有所以統之者故曰旒維旒矣室家溱溱大人之占全是據理非若後世之圓夢者曲詞以阿世也首章見牧類之衆多次章見牧事之備具三章見

牧人之閑暇四章見牧夢之禎祥

攬此詩明是一幅羣牧圖所謂詩中有畫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慤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

昊天不僖降此鞠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
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驕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序云家父刺宣王也謂刺宣王用尹氏以致亂
也然通篇之語總刺尹氏而不及王末二章但曰

我王不寧以究王訥耳此家父之善爲辭也

首四句言尹氏位望之尊重不宜虛冒而竊處

行政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而不敢戲談愆何
等威嚴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是盡頭話見事至于此有不
得不言者

實草木之實也有實其猗全由土氣之平均此以
南山生物之平影尹氏之不平

不平二字是通篇緊要語凡平天下在先平其心
心不均平則視民之好惡與已不相關而任用匪

重言言經義附錄卷之五
九
人行政乖謬有不可言者矣此大學平天下章總
揭個絜矩二字

天方薦瘥三句相通說見神怒而人怨所亟宜懲
嗟而悛改者

觀民言之無嘉可以徵民心之痛怨矣故下章有
惡怒字面

憯字何以訓曾字憯憯傷也言人所宜動心者憯
莫懲嗟深惟其心莫知憯動懲創而嗟閔也

氏是物之根抵言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安危皆係
此一人之身也

國均者國所賴以均平者也秉國之均言其所執
持是均平天下之任不可以不平者

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愆何等
責任而可以不平處乎

不弔昊天由立心行政之不平所以見怒於天而
不加愍恤也

不宜空我師師字即前師尹大師師字言尹氏不
平不見愍於昊天則不宜虛據此大師之位也空
者虛據之謂也

弗躬弗親本不平其心來凡大臣存心於天下即

夙夜匪懈以身任之猶若有不勝者而敢委之他人乎

弗問弗仕二句謂大臣身任天下之重要在用人可弗問而弗仕乎今有道德者外之而弗問能政事者棄之而弗仕而曰世無人焉是罔君子也罔君子則用小人矣故緊接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四句君子與小人對問仕與膺仕應此正規其宜親君子遠小人而不可殆及其國家也意極貫而理極明註似未得詩人之旨弗問弗仕正是其罔君子處故獨下一勿字

式夷式已註不兩平解極善

任小人必尤私其所親者故戒之曰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傭字不宜作均字解愚謂即傭工之傭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人不代天之工即天之不任其工也正應上弗躬弗親說

昊天不傭四句雖平然細玩之不傭又本於不惠來

此章二君子卽照上章君子看罔君子則君子不屆安望其夷倘躬親問仕而君子如屆則亂可止

息而民心闕矣既屈而君子如夷則民皆得所而惡怒是違矣此望其遠小人親君子以反鞠誥大戾之意

上章式夷是望尹氏之平其心此章如夷則望其用君子以平其政後章既夷則望其僚屬和平說懌平政以平天下也三夷字正相照

不備不惠即降此鞠誥大戾如屈如夷即俾民心闕而惡怒是違如彼禍不可言如此亂可旋止此上之人宜憺然動心而速爲懲嗟者

不弔昊天節緊承上章說言如此其可止亂而竟

不如屈如夷不見愍於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我憂心之所以如醒也誰秉國成不自爲政而卒勞百姓之一至是乎蓋深罪之之辭國成成字不作平字解國成者所以均平天下一成而不可改者也誰秉國成可不躬親而問仕乎故緊接不自爲政云云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既傷其不可居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又嘆其無可往

相爾矛相字不宜作視字解相助也若助之以矛者

言言系辨異卷之五
方茂爾惡四句一正一反語意若曰方茂爾惡相
爾矛矣安能平心以平政是所當戒者既夷既懌
如相疇矣何難平心以平政是所當勉者獨柰太
師之不知擇也故又無所歸罪而罪諸天緊接吳
天不平云云
我王不寧我王室不寧也前章云民不寧此云王
不寧百姓不寧未有王室能寧者
不懲其心懲字正應前惜莫懲嗟懲字蓋一懲其
心則必知已之邪不懲其心必將以正人爲邪未
有不覆怨其正者

王訥訥字即前鞠訥訥字究王訥者究尹氏昏亂
王室之由在不平其心而任小人也今以此誦式
訛其心使懲改以畜萬邦爾心正與其心相照應
因尹氏之不自懲其心故以此誦式訛之爾訛从
言从化謂以此言感化之也

畜萬邦畜字極妙凡善畜者必擇與其所欲而屏
去其所不欲者使之狗响於化育之中畜萬邦亦
然

首章刺尹氏任重而致亂次章原其亂在不平而
召天人之怨三章極道其委任之重不可以虛據

四章病其遠君子而親小人五章言禍福轉移之
在我六章咎其不能轉而禍民之深七章表已欲
他騁而不可能八章是弭其惡而望其夷九章罪
其終迷而不懲十章則明言已之所以作誦者是
究其所以亂天下是開其所以畜萬邦不可不聽
改也通篇是刺尹氏之所致亂者而王用尹氏之
失自在言外若謂篇終窮亂本而歸之王心則王
誦二字不宜若是其直斥爾心二字不宜若是其
狎肆是不可以不辯者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胤憂以瘁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未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將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

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慙慙

岿岿彼有屋蔭蔭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椽桷

矣富人哀此惇獨

詩序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不必是四月大寒之後必有陽春當正月而

有繁霜亦可慘矣看後章胡俾我瘡胡為虺蜴胡

然厲矣念國之為虐天天是椽則當時所以慘虐

其民者可想見矣國有殃民之厲政天有失節之

繁霜是感召之以然者也孰謂洪範庶徵之應爲
誣罔矣哉

民之訛言何爲者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
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
也念我獨兮獨字極有意上訛言以欺下舉世之
無知者又訛以相傳而不知民之天極國之淪亡
有識君子懷獨憂焉而每不諒於其世也故此云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後復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京大也憂在天下國家故曰京京

曰憂心京京矣又曰哀我小心瘼憂以痒則此心

所抱一腔之憂似一若鼠之幽伏不可以明言者而
實不勝其癢癢也此極言已心隱憂之甚

曰憂心京京又曰瘼憂以痒又曰憂心愈愈又曰
憂心惛惛又曰心之憂矣又曰憂心慘慘又曰憂
心殷殷愍何極其憂之深曰哀我小心曰哀我人
斯曰哀今之人口曰哀我惛獨愍何極其哀之甚
父母生我云云共疾痛則呼父母之辭也

說好說反但從口出是謂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
害穀者也穀爲善則莠爲惡矣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正民之訛言取辨於口而無

實者巧言篇蛇蛇頌言出自口矣正是此等之言
凡爲好莠之言者必植黨比周以相阿附見有獨
抱深憂者衆共訕誹而反凌辱之故曰憂心愈愈
是以有侮

京京是憂之大愈愈是憂之甚惇惇是憂之獨
從祿無祿正相應我無祿與民丁此禍不知將于
何可從祿也瞻烏云云正足于何從祿之意
瞻彼三節詩緝講極有理謹錄其全文於左
林以竹木叢聚得名宜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
維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凋弊也方民之危殆無

所赴訴視天若夢夢然罔聞知此特天之未定耳
少焉天定則福善禍淫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惟
皇上帝所憎者誰歟天之所以爲大非有所憎其
爲天所勝者皆人自取禍耳

山則高矣而謂山爲卑然有爲山春之岡者有爲
大阜之陵者而謂之卑可乎喻小人訛言變亂是
非以賢爲否如此而王曾不懲止之乃召彼宿舊
元老但問之占夢之事所問不急也李義府詩云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
臣迷甚皆自謂聖如烏鳥之鷓雉無以相別也

人謂天爲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偃俛而行懼壓也
人謂地爲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
天地本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
無之事而不懼也我大呼而出此言人孰不疑其
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
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耳哀今之人何
故爲虺蜴之行務爲傷害人乎

枕捏抆也不宜訓動字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者非真求爲法則也小人初
用事則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所謂

求我以爲法徒好名耳非真有任賢之心也其始
求我唯恐不得既而議論不合則空執留之視爲
仇讐不用力於我矣知賢當力薦之既用當力主
之庶賢者得展所蘊今不用力則貌敬而情踈賢
者之身不安矣安能當羣小之攻乎重言仇仇者
言不一仇之無徃而不忤其意也

政者正也故曰今茲之正今茲之正胡然厲矣是
問詞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是應辭中間着燎之方
揚寧或滅之句見即燎之方揚有不易滅者而赫
赫然之宗周一婦人足以威之其禍本之可畏蓋

如此也

或云褒姒威之是舉前事以監戒若當其時不應若斯之直指也甚有理

大凡執政之為姦惡者必先主宦官官妾於其內苟無內主未有敢遽然放肆於其外者此曰褒姒威之下篇亦曰豔妻煽方處吁此可以識禍本之所在而欲懲訛言之大奸當自己之清心寡欲始矣

滅威意同而字別滅取以水滅火義故中从火而側从彡褒姒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

滅之之形故去滅旁之彡改下一威字漢史云此

禍水也滅火必矣是一証

窘字何以無解又窘陰雨何以解作必有大難窘

之也此陰雨即芑芑黍苗陰雨膏之之陰雨也且

終其永懷亦非君子永思其終之說君子永思其

終何以起得下又字凡言又者既如此而又如此

也愚謂此懷字即齊風曷又懷止之懷詩意若曰

禍本在褒姒非君子所宜懷者况可終其永懷乎

乃君子既嬖寵不移而終其永懷又屯膏不施而

窘其陰雨且疾正人之難親而棄其爾輔則必輸

其載而人莫我助矣是或詩人之旨也敢問高明
無棄爾輔節緊承上章說若曰與其輸載而將伯
以爲助曷若求輔於未輸之先也
輻賴輔以爲附猶君賴賢以爲毗故教之無棄爾
輔僕則所以御車者故又教之屢顧爾僕
曾是不意若曰此曾是可以不意得者乎謂君當
必加之意也

魚之樂在游於江湖在沼非其樂也况丁於亂時
意

潛伏而孔炤言其禍亂已著潛伏之人皆炤然其
見之也唐玄宗幸蜀民有來獻者詢之曰臣伏草
茅中知有此事久矣正此意

小人欲得其君以專天下之利必先植黨以自固
非其朋友即其親戚朝夕以酒食相徵逐縮結糾
纏而不可解其遇異已而可爲國家輔者衆議譁
然以斥之使國家虛無人而後已可得專其利此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之由來也詩人推本於旨酒
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可謂洞燭其幽隱之情
矣

比曰洽比所謂小人之交其如醴也云曰孔云是

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也云訓旋字未當
在小人洽比其鄰必令君自棄其輔蓋不兩立者
慙慙訓疾痛未當言殷勤往來於胷中也

眦眦彼有屋節言彼小人安然有居食之樂民獨
無祿而遭此天祿之禍乎當此時唯富者其或可
耳憚獨將若之何蓋深哀其無所歸也以此結語
激人君深憫人窮速懲訛言之將擇爾輔之任弘
陰雨之施盡人勝天可揅瞻烏爰止之大變語極
懇而望極深

首章著執政倡亂獨懷其隱憂次章悼已生之不

時懷憂而遭侮三章傷國之淪亡莫知所止四章
究天定之可畏五章怪王心之莫懲六章表已之
號言七章疾小人之杞我八章原厲正之所自九
章嗟懷佞棄賢之必輸其載十章謀所爲善載者
可踰其險十一章鳴已之炤禍而懷憂十二章狀
小人之比周十三章哀憚獨者莫勝天祿之禍總
之則病小人倡訛言以仇君子王心不懲而棄其
輔終至威赫赫之宗周爲可惜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蹶維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倓多藏不愆遺一
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
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詩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章大指傷君權之不攬致皇父交結黨與內主
宮闈戕虐其民以自殖故首以日食賦而怪王心
之莫懲也

十月純陰故稱陽月以存陽辛陰金卯陰木日食
在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全是陰盛而陽微爲天變

之極大

禮曰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日食亦天行之定數但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有當食而不食者唯時十月之交純陰用事朔日辛卯又支干皆陰乃日有食之是可徵陰黨之用事王政之不綱矣故云亦孔之醜

彼月云云者若曰陰陽不兩盛彼月而微則陽盛而制陰此日而微則陰盛而抗陽小人用事殘虐其下有不可勝言者此就含下皇父外交內結自殖以殃民意故云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吉凶二句重月不避日上四國無政二句正謂維王者之政如此故日月之不用其行也

四國瞻仰天子王政不綱是謂四國無政賢良所以輔政者不用其良則小人用事政無由善矣行政用人是二事而未嘗不相因要識得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是通章大主意

于何二字有咀嚙陽制陰是常理故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抗陽則必有主持不善而旁落下移者是不可不求其故以銷此變也故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燁燁震電節承上日食來言不特有此而又有此
災變之甚人君所宜動心而脩改者而何爲其不
然也故終之曰哀今之人胡憺莫懲
十月雷已收聲不宜震電故曰不寧且非其時令
也

非時震電復有山川崩溢陵谷變遷之異此就含
下皇文非時變動戕害其民意

心驚惕曰憺創改爲懲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
脩省正憺懲之謂也註訓憺爲曾大未當雨無正
篇云曾我誓御憺憺曰瘁曾憺字並出各一義未

聞憺之可訓爲曾也

胡憺莫懲則必致亂亡之禍矣故今之人止着一
哀字

卿士是由外而入兼六官之長者得時用事於其
內以事者爭爲之附故就其人次第而舉之耳不
然冢宰宜位司徒之上膳夫趣馬不宜錯居內史
師氏之列

此下煽之一字最妙小人有無窮之欲火非得柔
媚者從中而從史亦無自而張熾惟彼豔妻方專
寵於其內無人不附而無言不從如彼燠灼者之

加以扇無有不燎原者是國家之禍本也詩罪皇
父及羣工而歸到豔妻煽方處誠探本之論
皇父是惡之魁豔妻是亂之本

胡爲我作卽作都于向之作皇父以向爲都必建
廟社營宮室以新其規其勢未有不動民者但不
宜奪取民居而毀徹其墻屋橫用民力而污萊其
田土若是其戕惡不仁耳

豈曰不時云云若曰豈其不識時也胡爲我作而
不卽我謀耶凡執政有大興作必先謀及庶民未
有不卽謀而橫奪民之居食者

孔聖者自以爲聖也

卿士安得有三卿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
三卿中附已者聚歛以益其富也

亶侯疑信任之謂

擇三卿中附已者以益已之富便不留一人以衛
守王家矣此事相因而見者註但取富人以爲卿
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體貼未當

擇有車馬者以居徂向此方是取富人以實向之
都也西漢董卓營郿塢之居正如此

既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又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知

有已不知有君真小人之尤也

亶侯多藏以居徂向不特廟社宮室之營建而已

也不奪民居將安所頓置不勞民力將安所落成

此下民所以不勝其苦也

從事不敢告勞而又罹讒口下民其何以堪之

讒口即其所擇三有事及有車馬者蓋皇父之私

人也

噂沓背憎四字各一義噂是謠言沓是複言背是

後言憎是毀言此皆出讒人之口取悅于上而嫁

禍于下者即此四字深味之可謂曲盡小人之情

狀矣註未當

味職競二字不但是專力為之將有爭其能以為

之者

我里即向地也如此其被奪如此其任勞又如此

其遭讒故曰亦孔之痲

作都于向勞民傷財民之生產盡矣筋力疲矣而

其後猶未得已者故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

不逸我獨不敢休

論戕民之禍原始於皇父而成于眾小人故曰匪

降自天職競由人論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即歸咎

于人無益也不若安命之爲愈故曰天命不徹我
不敢傲我友自逸吁語及此可謂痛摧其心骨矣
首三章極言日食災變之甚後四章極言皇父黨
惡之害原皇父之黨惡由幽王失德之所致也此
詩人因日食以作賦重嘆四國之無政用人之不
良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
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憊憊日瘁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聽言則咎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可使
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詩傳云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傳較近是

此詩是責臣之去位者然其所以去實由其君辟言之不信而唯恐懼於讒譖之禍也故始爲怨天之詞以發端中備道時世之難處而體其情之所必至末則正言以責之緊要在各敬其身一句上君不脩德而致饑饉之荐臻臣民之離散故首以浩浩昊天不駿其德爲言

天一也自元氣廣大言曰昊天自仁覆閔下言曰旻天當饑饉斬伐之時人心應垂憐憫故改稱昊天爲旻天而又深咎其疾威弗慮而弗圖也舍彼有罪四句正其疾威弗慮弗圖處

凡改圖必先思慮故詩人先慮而後圖舍彼有罪四句本以有罪形無罪此舍字解作置字甚當詩意若曰彼有罪者宜受其罰則既伏其辜可置勿論矣若此無罪者胡亦淪胥以徧及之乎此就舍下信讒遠賢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不脩德而城壞是謂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此深言其有敗亡之兆也
正大夫離居專避讒譖之罪而不因饑饉註未當
勤有勤勞耐久意自處於安逸非勤也雖居位而
偷惰於旦夕亦非勤也

詩意重人離不重天變其所以離在君不信辟言
不在天降饑饉

水旱之災何代無之在君脩德以弭之耳此詩人
發端於饑饉而深咎旻天之弗慮弗圖也註將天
變人離並言之甚欠妥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其詞雖是咎天其實咎王之

不能恐懼脩省也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此正言其
弗慮弗圖處故下章緊接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要
識得

法度之主曰辟法度之言辟言也辟言不信則必
親信讒佞樂聞諛言罪其不能言而悅其能言者
矣此是君人者第一病痛故詩人特發之

正言法語人君之藥石也正言法語之不信能思
慮改圖而爲善乎此是覆出爲惡之病根

羣臣以王之不信辟言而離居而莫肯夙夜莫肯
朝夕蓋未聞敬身之道也敬身只是一個謹恪各

謹恪自持而同寅協恭以爲事此方是天工人代之義故詩人呼凡百君子而告以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各有當共之職夙夜朝夕匪懈以事一人乃爲各敬其身之實事知此則必知相畏以畏天矣書曰欽哉惟時亮天工此敬身之說也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相畏之說也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畏天之說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總由辟言不信來
曾我誓御慘慘日瘁應前正大夫離居二句見衆

人皆去而我獨當其勞所謂莫知我之勤也

此憊憊日瘁即北山篇或慘慘劬勞之謂

再呼凡百君子望愈切而責愈深矣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云云緊承曾我誓御二句來若曰我獨如此而爾輩曾莫敢出聲但唯聽言則答一聞譖言則退此辟言終無由聞王之所以終于惡也

聽言者可聽之言君所樂聞者則答之而無忌譖言者譖已之言已所深懼者則退避而不居凡世之遭讒者情必至是此正其莫肯用訊處

哀哉不能言節緊承上二節說來若謂爾于聽言則答譖言則退亦無怪其然也今之世聞忠言則病其不能言而俾處其瘁聞佞言則喜其能言而俾處其休是出言誠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則應言無不盡不應若是之退諱耳此於曲體其情中深寓切責之意

凡言之忠者皆根心以發而非取辨于口者迺君不能察而罪及之故曰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註云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甚未妥

維曰予仕節又承上說來若曰今之出言豈不易如

此蓋亦難仕矣將謂吾從直道乎是世之所謂不可使者得罪于天子亦謂姑從枉道乎是世之所謂可使者實怨及于朋友可苟仕乎此仕之所以棘且殆也據此情其退去似亦可原者但人臣之義則不應度此以爲去留耳

此二云字極有意味屈原卜居篇云云全本此謂爾節始勸其復歸而正責之

思曰鼠思泣曰泣血言曰無言不疾其情可謂悲且恫矣

凡言之切中者必見惡於人故曰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二句正照請爾遷于王都二句若曰爾
能作室于外而可謂王都之無室家何哉
凡責人必以正義然其中却有一段不得已苦情
在不論其世而體其情彼猶有辭唯若此詩哀哉
以下論其時世若此其難處而原其情真若有甚
不得已者我亦備體知之但人臣之義不若是愆
必敬其身而思日贊替襄哉方爲正理斯其言曲
而中而聞之者不覺其首伏而無辭耳

昔兩山石... 能作室于外... 凡責人必以... 在不論其世... 以下論其時... 不得已者... 必欲其身... 而中而... 者不... 而無...

